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存研樓文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_臣陸湘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孫炯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卷十二

編修儲大文撰

碑記

平西藏碑

擬

聖清受

天成命撫有萬邦欽惟

太祖高皇帝乘乾立極

太宗文皇帝道洽風醇

世祖章皇帝神武丕昭統一寰寓

皇上纘

三聖之寶祚膺八表之璿圖薄海際天罔不祇貢自

御極迄今平三叛平臺灣平俄羅斯而噶爾旦擾我邊氓

六飛三駕刈其壘俘其子偉烈豐功載高隆古蠢爾澤

旺阿喇蒲坦敢作不靖渠黨策陵董多布據西藏翦黃

教日戕唐古特圖白特人民

皇上廣咨廷臣決策征討

冊命撫遠大將軍

臣某

總西方諸帥而振武將軍

臣某

征西將軍

臣某

靖逆將軍

臣某

胥受鉞宣威於伊吾高

昌之域獲級擒生賊渠遠遁康熙五十九年夏四月

臣

某
承

詔發北站道駐師木魯烏蘇為進藏諸軍節度平逆將

軍

臣某

率滿州綠旂兵尋發南道經苦苦腦兒來稟軍

律護達賴喇嘛

臣

胡畢爾漢以進秋八月十五日師次

薄克河賊夜犯營敗之二十日次齊嫩果兒賊二千有
奇夜乘大雪犯營我師整陣以待大敗之二十二日次
楚馬拉賊復夜乘大雪犯營火器胥濕滅我師奮擊又
大敗之策陵董多布棄師遁而定西將軍臣某亦稟軍

符率滿州綠旗兵以四月發打箭爐六月經入木多會

雲南都統

臣某

符發中甸之師以進攻克拉里是時渠

黨宰僧吹音匹兒率準噶爾兵六百蠻兵二千守噶爾
招穆倫渡暨墨朱工喀而朱貢欲降不果我師檄工布

第巴率兵二千以秋八月十六日會墨朱工喀而初四
日兩軍發拉里進次工喀爾拉朱貢之庫圖克圖降又
進次朱貢吹音匹兒震懾返達木潛遁而工布兵亦如
契箭至乃進取墨朱工喀諭降第巴達克雜暨喇嘛種
兒頭目亟集革船以二十二日渡噶爾招穆倫口分三
隊二十三日警鼓發遂進取西藏宣諭第巴頭目暨色
拉布陵奔諸寺廟喇嘛斬總管準噶兒喇嘛五而平逆
將軍兵亦至九月十五日達賴喇嘛升牀唐古特圖白

特大和西藏平越月留偏師戍之而諸帥胥振旅以歸

昔漢通西域不及婁羌後魏追吐谷渾什寅師未至白

蘭以瘴疫返

白蘭今威州保縣外雜谷諸地也

唐討吐谷渾師一達栢

海星宿川吐蕃論欽陵嘗謂烏海黃河關源阻深風土

疫癘唐兵必不能入

烏海北距鄯城五百里鄯城今西寧地也

李德裕議繇

維州索叢嶺走長川不三千里徑掩吐蕃牙令生羌燒

十三橋而策訖不行

舊維州今雜谷地也

元烏斯藏納琳舒古爾

齊等路不書地理志而四川雲南徼外行師南崖濟卞

頭西塵經晏當

大理臨西縣西臨吐蕃號為極邊

明討曲先師一達雅

令濶而二法王四藏後并不復冊封未如今兩道深入霆擊電掃闢前世不克闢之絕域舉吐蕃鶻莽突錄濟農歌迎勞唐使三驛唐雅州達吐蕃三道暨麗水達彌諾江道而擬金浴鐵之士胥虎步履之用俾八思巴鎖南堅錯黃教復興而繇是經蘇毗以達鄯善經候斤以達安西且偕伊吾高昌襲擊之師並集鹵庭克殄凶醜此直旬月可辦

臣某

幸轄羣帥參成勞謹書其畧於

石所以仰窺

皇上兼覆之慈獨斷之識俾諸臣體國建此殊庸益昭

太祖

太宗

世祖之聖德神功於億萬里之遙億萬禩之永也爰拜
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命

聖清爰統六合乾綱坤維嶽奠海納西南下國法教溼

淪兼覆不遺

天子之仁萬里行師紛紜廷議獨斷而克

天子之智兩道深入絕域晏然望闕頓額

天子萬年帥臣驛聞勲書竹帛詞臣考典請勒金石

天子曰俞朕用褒崇

太祖

太宗

世祖之功

英衛公廟碑銘

代

英衛公廟祠春秋吳行人伍公也公歿吳人祠諸江上

號胥山廟唐封廣惠侯錢武肅王奏改惠應

乾寧元年

旋晉

吳安王

四年

宋賜祠額忠清改封忠壯侯

紹興三年

又建英衛

閣以祀

嘉熙三年

後迄元季疊晉八字王封

宋嘉熙至咸淳累封忠武英烈

顯聖福安王元大德三年加封順祐忠孝威惠顯聖王

明釐祀典詔郡長吏歲以

九月二十日祀而祠額帥初不改

國家祇膺寶命百神率職薄海際天颺紓濤謚雍正紀

元之三年

勅封英衛公

詔發帑銀以新公祠於是知杭州府事

臣某

知仁和縣

事

臣某

知錢塘縣事

臣某

祇承吏部左侍郎署淞江巡

撫

臣某

承宣布政使

臣某

提刑按察使

臣某

檄牒選材

鳩工肇功於秋八月之某日歲事於冬十一月之某日

堂寢門廡彤碧絢耀而役不逮坊里杭人士聚觀新額

謂宜有以宣

上德述神貺

臣某

爰書其源流暨歲月而饒諸麗牲之

碑謹按公懋勲偉節春秋左氏傳史記蓋綦詳矣獨歿而歸神大海依潮來往其說始見越絕書吳越春秋而越絕謂捐於大江中或疑當屬揚子又越境北至秀之語兒吳山地本隸越不知漳沅番禺號大江而是時吳適棲越今棠邑姑蘇諸地雖雅多公遺蹟胥山要以杭為準至其神之揚靈潮汐也如武肅王禱於祠而沙漲十餘里宋馬亮禱而潮却且出橫沙數里趙與權肅

禱而江干七十八里之決以塞英威燁赫實軼昭貺協
順順濟石姥上而傳記又最焯著

天子軫念淞東西蒼庶敬舉秩祀崇號上公而祠部符
守臣新歌腐剝泐之棟墉以妥公靈視前代禮有加焉
宜矣昔漢有防海大塘唐史載鹽官塘淞江惟富陽塘
錢塘長堤差可考然白居易任刺史業慮濤激西北而
大厯八年宋祥符景祐慶厯元豐淳熙紹熙元致和暨
明洪武後五大潰決毀陷漂敗不可勝記

永樂九年成
化甲午弘治

士子嘉靖戊子萬曆乙亥惟

國家修舉水政警愾覈冒其於捍江捍海實克舉端木氏趙氏范陽鄺氏之所錄王充虞喜盧肇燕肅余靖張載蘇軾史伯璿金履祥之所覃思而極論華信李璿李蟠後諸賢之所昕塗夕潦而塵獲集事者胥薈萃其綜畫以見諸石國木櫃絡竹排椿間而祇薦罔或矯誣水害訖用是息然則山陽之材鴻鷺之羽百鍊之鏃有所不能抑鐵輪鐵絙以貫鐵幢有所不能鎮七寶莊嚴宰

堵波秘密神咒有所不能伏而稽望秩於虞書繹懷柔
於周頌此其克符祭法禦菑捍患之指而神職以共民
生以乂者也且杭郡東南形勝遙控海疆當桐江入境
東觀定浮業錯對裏山漁浦諸峯峙青點黛及其出龕
赭歷沙渾會錢清上虞兩江而東也近則石堰白塔遠
則花鳥陳錢以迄於葉壁疊島邪馬盤臺之外且不啻
億萬里而鯨飈鱗霧訖偕鹽官潮胥帖懾然則于越之
西陵衝波可以無庸擊禹航之西津恬流可以無庸渡

而靈戈威矛恒偃戢於浪山濤屋之中俾杭郡百萬戶
廬舍塋壠訖克無虞震騰者惟公周衛於斯民滋固而
聖天子之德海涵天覆而莫之有涯也

臣

等備位列獄

獲覩竣工爰敢附唐宋守土臣後肅譔廟銘焉其辭曰
艾陵退息城山進攻凡為臣者孰如公忠昭關東奔紀
南西趨凡為子者孰如公孝維忠維孝千人之英歿而
歸海海若震驚一日再來素車白馬火霆錯擊銀潢倒
瀉揚波重水異壤同神忠孝協軌以衛斯民

帝德覃敷爰被二剡濤清噴玉隄堅屹鐵迺報公功崇封
肇開費參星斗楹飾雲雷醲酒封牲雅歌節舞湖平山
碧樂此終古

重修城隍神顯佑伯廟碑

聖清膺天寶命稽典秩祀蓋協周頌肆夏懷柔百神之
義而宜興荆溪彙祀城隍神顯佑伯定遠楊公實繇明
洪武三年始公年十有七從父于濠胥為帳前先鋒時
元至正壬辰也父卒代領其衆尋以功晉銀牌都先鋒

戊戌涖邑巖城底定晉右翼元帥遂拜總制大元帥督
十元帥兵鎮禦焉又晉秩昭勇將軍神武衛指揮使丁
未正月十八日力戰蘇之閭門卒于流矢距生後至元
丙子五月二十日年三十有二薨行省鳳臺門東其載
功臣錄吾學編史藁諸書者纂詳蓋實協禮以勞定國
以死勤事之義而其為德於邑也滋益鉅淮張驍將唐
本初丙申據邑守甚堅明師攻之久不下公以兵截太
湖口扼梁溪垂虹橋大全小梅饒道本初軍乏食迺克

此莫安巖邑之首庸也張氏躍馬橫戈集師百萬而平
淮表鎮海旗之樞要尤在吳興東舊館公旋率部卒從
常開平絕太湖直趨舊館擒張士信以還丙午六月又
從開平圍舊館降朱暹軍六萬摧堅掃穴遂以成廓清
江淞行臺行省之勲蓋開平暨公胥定遠人其所乘萬
人胥廢又差埒而舊館勲尤偉開平故從師亟有功靖
難後追錄漢吳事多不書從開平或裁書從大將軍非
其實也宜興堰楊氏結三十六寨行剽公麾兵盡破之

殲渠魁宥脅從此綏靖內寇之績也改築邑城三月歲
工蓋不俟南距周瀆北憑蔣瀆東望李公堤西俯中洲
暨敵樓敵臺警浦而業屹如盤石故曰宜興城小而堅
此經畫保障之實績也辛丑淮張躬率勁旅大舉入寇
水道繇太湖諸港陸道南繇弁山循石蘭北繇陽山循
萬石官路急遞連營疾進公亟援矛弧出拒士胥一當
百大敗之又挽疊礮擊其戰艦漂溺萬計迺遁此公捍
禦外寇俾不敢復西北向而遂以成禁江克殄之勲也

公嘗擊敗陳氏步軍姑孰獲入破青軍解徐中山牛塘之厄涖邑又時遣兵援長興耿總制守益堅而平陵永世洞汭良常亦胥履行陣焉此又綏靖鄰邑之績也丙午十一月又從開平軍虎邱寺攻閭門一夕吳軍突門出公亟率部卒力拒斬退怯一人以徇三軍股栗丁未力戰歿訖收虎邱後山北濠捷而遂以成齊雲克殄之勲故曰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祀典通義也然東甌守常州靖海守江陰爵上公通侯又秩神祀而公裁崇廟祀

號者公早卒開平旋卒于柳林朝臣尠援而遂以啟龍
州金川之釁兆也公雅長文翰工楷書二百年後邑人
士猶寶之嘗入見以援兵勞問公對曰唇齒誼固應爾
昔趙有廉頗藺相如強秦不敢加兵臣愧怯懦弗克逮
廉藺爾其彬雅不伐若此初涖邑招攜撫散越八載而
氓胥復業當時比之羊叔子迄今分祭主祭特牲宿薦
蓋實偕翁河喬嶽胥列肆夏樊遏元侯金奏之章矣初
宋省倉門廟移建於公鎮禦時尋祀公正統嘉靖嘗再

修葺

國朝康熙甲辰復修馬嗣闢中堂以象路寢雍正癸丑
後寢有融風之祥二邑紳士耆正議復建寢樓而擇幹
辦者司其事始於甲寅成於庚申規制峻謚視昔有加
爰復金范公像塋左右列侍諸神像築碑亭甃楮爐而
十元帥暨公襲滇屯衛四子曰晉益鼎豫僑邑四子曰
謙復觀弢此附祀之禮宜緣義起者也邑人儲大文爰
記其麗牲之碑系以銘而并書釐務鳩貲氏于左

維羊太傅峴山碑植載圖厥像襄陽寺壁楊公是繼德
單稚荃廟制聿新噦噦殖殖聿配征西千禩英烈剛日
卜祀牲腍醴潔早潦不書菑沴永戢聿昭寶命時萬時
億

平陽府學記

禮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釋
奠者必有合也徽國朱文公禮書謂以下文大合樂考
之有合當為合樂也周禮曰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

後釋菜不舞不授器疏謂釋菜禮輕釋奠則舞舞則授
器而周禮又謂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疏
舍菜即釋菜也禮月令亦謂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
舞釋菜學記謂皮弁祭菜則釋奠釋菜之有禮樂器其
典尚矣漢魯相置廟卒史碑曰魯前相乙瑛言詔書崇
聖道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
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守太常祠曹掾史對如瑛言可
許則立廟具體器所繇來者久矣唐開元禮徹籩豆蓋

罩迺升簋簋遷居右豆居左簋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特陳於右而六侑用宣和之舞宋州縣釋奠日丑前五刻設祭器左十邊右十豆俎二又俎六簋簋胥二犧尊象尊胥四有坩加勺幕在殿上又設大尊山尊著尊犧尊象尊胥二壺尊六在殿下從祀位有差又設洗罍勺於次而凝安同安明安綏安成安之樂作視大中祥符二年禮院制尤為詳整政和間又賜州府禮器十邊十豆明制邊豆八成化中布政司隸府胥加

二又加六佾為八後復用六佾此望府上丁釋奠之典也平陽陶唐氏都唐宋以後府望尤鉅

國家至化隆洽上符唐虞康熙三十四年嘗發帑金遣員外倭君督知府事王君復建府學則長吏之官其土者視它郡宜尤加謹雍正辛亥夏邑李君

特簡蒞府事下車祇謁階祀以學宮肇葺而不克告成深懼無以祇薦祀事迺鳩工課程崇閎肅謚視昔有加又補樂舞生闕贏四十有八備六佾列而盡捐俸秩以

新其器凡禮器之屬豆百有二十簋六十俎二十有二
爵四十有五鉶簠簋胥二十有一尊勺鼎七罍四洗一
筐十有三牲饌盥盤共二十有八鑪暨灌器牌暨祝版
胥二坫九臬共四十有四鐙六罍皿載胥具凡樂器之
屬編鐘編磬胥一肆鏞鐘一巨鼓一搏拊二應鼓鼙鼓
胥一琴瑟胥四祝敔胥一塤箎胥二笙簫暨笛胥六翟
籥胥三十有六龍麾幡暨節胥二囊箎載羽胥具又制
舞暨執樂者衣六十事歌暨執事者衣八十事胥如彝

典而禮樂器於是戒成矣所謂禮明樂備者豈其然乎
昔文公滄州精舍釋菜儀用盤代籩豆用瓦尊代犧尊
而盥洗爵洗巾箱爵箱必具平陽當歲甲申嘗倣闕里
制器諸城劉君有儀注碑而久而腐缺至李君成學宮
工乃更新之吾知平陽人士既安李君之政又遊於新
學獲見闕里金絛堂絃誦景象蒸蒸嚮風多禮緯樂英
選而爰以飲翊

聖朝廣勵學宮之化也有捷於枹鼓者矣若夫繇器數

以析義理維先正薛文清公篤志講明碑記具在胥可
考繹也

賓海王君掌教白鹿洞書院碑記

白鹿洞書院盛於南唐宋時偕睢陽嶽麓石鼓號四大
書院睢陽最先廢中州士以嵩陽書院當之嶽麓石鼓
南渡後朱文公張宣公講學其地湖湘學者滋盛而湘
賦之秦名於禮部者至偕閩蜀埒白鹿洞自南唐昇州
胥子胥來學江西路諸州軍暨閩當戈鋌林立會輒越

險來學多成名儒故終宋之世號洪福二路為鄒魯淳
熙時朱文公權知南康軍嘗偕林黃李蔡諸弟子十四
人講學於洞立學規又嘗偕呂成公陸文安公講學鷺
湖鹿洞而鷺湖實禪寺地故白鹿洞獨為海寓書院之
宗文公嘗申劄子於朝書院舊有洞主司教事請罷知
軍暨宮祠充是職而不克如志今賓海王先生以藩伯
關中王公聘司白鹿洞正講朔望肅衣冠演經籍理微
詞朗月再鎖廳試甲乙課義銖分不少爽西江列郡暨

吳粵豫楚士來學者滋衆肄誦聲夜漏下二十餘刻不絕生徒雅飭辭義斐然用以欣佐

聖世膠庠而展文公不克展之志甚盛事也先生工經義工詩古文辭又工書日偕來學士眺巒聽瀑繹經摧藝南康守張公暨星子尹何君郡教授李君邑司諭吳君業雅相欽挹而白鹿生徒尤企之旌德道生趙君嘗游西江遣子文英猶子連城學於書院歸而肅謁予縷數先生之德教蘄書其實於碑予聞先生家金谿金谿

故陸文安公沂嶧地先生設教自以白鹿洞學規為宗而惟是靈霽道南後口耳之學滋侈矣其敦行確踐人士多思容城蓋屋然則文安公之所講喻義章者先生其亦申演鄉先正之指以偕文公池饒潭諸錄胥列吾道司南乎文安公嘗曰朱晦菴如泰山喬嶽淳熙八年文公劄申社倉法時文安公在勅令局見之歎曰社倉法甚善爰書諸史志又文安公論荆國王文公雅中肯綮而子壽子美諸先生其學多合於文公此呂成公調

和疏釋實通儒之識豈得以末學黨同伐異之私槩曩
賢而胥訾誚之乎抑禮曰譬如登高必自卑夫鹿眠場
之匪白鹿洞三峽澗玉淵之匪水簾三級泉也夫人而
知之然而陟石澗口巨石罅必自鹿眠場左側始三峽
澗玉淵雖匪匡廬第一觀抑不得謂匪海寓壯觀而陟
峰頂白鹿臺者抑必自白鹿洞書院始今先生教綜經
藝循循有法雅克符禮中庸篇指而釋褐需次行當出
而宣力為李賓客不克復為陶彭澤願益申演其指用

祛汰習且類推諸嶽麓石鼓嵩陽行見士胥彬彬起直
軼宋景祥乾淳而上之矣予雅企三級九疊奇秀爰書
授二趙生以往視書院之來學者并呈先生暨關中王
公臨川金谿諸先生且以為奚似也

大學士朱公書院碑記

代

大學士高安朱公嘗以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
浙江清望大著入拜左都御史既而以艱歸

皇上御極公自里第入覲晉秩吏部尚書仍掌都察院

事旋加太子太傅遂命真拜吏部兼掌院事又出視海
塘濤用寧謐公前後再涖浙浙人尤德之洎歸部而遂
有大學士之命署銜文華殿兼吏部尚書實克正宰輔
位

皇上之知公暨公之受知於

皇上可謂至矣先是浙東西人士思勤爰舍蘄有所展
禮而公性崇敦樸雅不喜標表浙人士亦不敢輒令公
知乃私築書院於西湖孤山之北棲霞嶺之東外為門

門內為亭又入門為堂後為肄誦之室而牌書公職秩
邑里姓氏肅位於堂中會某來知錢塘縣事爰記諸碑
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
子朱子釋朋亡曰不昵朋比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
朱子亦釋曰下無應與散其朋黨之象也

國家政教修明德化覃洽於時為泰而公當弼諧調燮
之寄所謂上應於五主乎泰而宜得中道者也海寓士
獲通仕籍內而卿貳侍從臺諫曹司外而監司守令胥

埃鈞衡於密勿之地而公中行是尚無畸重亦無畸輕
一以撫淊之道行之語曰閉戶造車千里合轍當公之
四年泣淊也視氓庶如嬰稚惟恐傷之而僚屬咨事誘
最多術情達而令自行體肅而下自化此包荒之象也
利必舉害必蠲不少牽滯而一介之私纖微之隙輒無
以自容此用馮河之象也海瀕溪巖瑣務陳牘一日胥
周流條貫而神慮足以運之才力足以綜之此不遐遺
之象也夫本之以寬恕宰之以斷制又行之以存錄收

恤而其不昵朋比則鈞也繇是而渙其羣以渙天下之羣而中道立矣然則枋洪鈞司平衡以導一世於無偏無黨之治其轍迹奚以踰此抑泰傳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渙傳亦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夫坤道含宏光大而泰渙二傳亦胥以光大為辭蓋世運屯亨人才聚散實繫於宰輔之一心而欲行中道又視其心之光明正大以為準且夫風裁者上之所力持也風節者下之所衆著也公風裁峻整以表帥乎下浚恒而不病

其深獨復而不病其孤俾魁磊峭鯁士暨毛髮絲粟之才胥得並效於前而朋不俟祛而自亡羣不俟解而自渙此之謂散小羣以成大羣以符中行保泰之道而易傳它所指未光未大者胥不足語此矣然則古大臣之道惟公實殫之而公之蘊於心而宣於事也苟非學識醇慤以無與蘄效旦夕者匹埒又奚克致此哉且自荆東西之建臺以巡視巡撫也今寢數百年如鹽山王公莆田彭公涇陽李公銅梁張公信豐甘公胥號名臣暨

它有勲澤於民者志乘蓋滋以衆而公實克軼有明諸公而上之為前此所未逮則惟其清而不鏗和而不弛而中行是尚故也朱子釋泰傳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夫清和交劑儒者恒辭然古之審國器覈相業者胥謂清望兼公望而財成輔相俾無畸過畸不及雖唐虞三代所以治天下實不越此公勤修儒素學識且偕位胥崇爰用是弼諧調燮彌克報

聖天子之深知以躋器業於臯夔畢散之列而海寓士

之登茲堂者感發淬礪其所得抑有深焉者矣公康熙甲戌進士嘗入翰林知潛江提督陝學政徊翔卿寺政蹟前後不勝記而予獨論其重有合於古大臣之轍迹暨蒞人士思之不忘者鑱石寘諸亭以續甘棠之義疏焉

仁和縣忠義祠碑記

代

今天子覃精庶績懋勗綱維凡薄海內外胥蘄範之彛典而於前代忠義士實克捍國而砥俗者秩祀尤肅焉

雍正三年

詔直省州縣胥建專祠長吏用春秋二仲月致祭著為令所以昭崇偉節廣勵風化甚盛典也維仁和為淞東

西首邑

臣某

幸膺

特簡來知縣事祇承院憲符檄率先趨役度名材埴堅甃諏日聚工經始於三年某月之某日竣事於某月之某日曼宇朗軒門廡載赫奉春秋吳行人伍公而下凡

原闕

十有原闕人置主肅祀器設畢具而民不知勞

臣某

爰

記其歲月饒於麗牲之碑蓋混元敷濩剛柔殊質而得其氣之畸剛爰克果且毅者於天為罡風迅雷於地為峻山鉅嶽於物為銅金確石而於人為百折不回九死不易暨夫不轉瞬不旋踵而一瞑而不復長視之士是故邃古以來重之號曰忠義涖政者恒列祀典焉矧茲邑冠帶行省自宣歙睦暨杭郡西諸隸縣崇嶂沓谷胥迤邐而東萃靈耀景於山有鳳凰月巖石衡臯亭水天桐扣黃鶴之秀於水有海門臨平橫溪柳浦之勝於軍

防形要有八都六營三衙九廂而練為櫛木壘屹為登
雲臺之規制於衿纓模楷有彛訓昭忠忠祐之址於昕
晡遊眺唵誦感嘯又有竹車東青尊勝船若瓊花梅莊
北園暨秀沂六府蘄鄂二第之遺蹟劇目休心其動盪
而奮激之者業以莫之或禦而樟亭東望一日再潮亘
下八洋許西閃驚電而舞叢雪金鼓萬聲魚龍百變雖
犀弩鐵箭而不少挫是故人事之產於坊里暨嘗游其
地者凝結鎔冶氣應陽剛多以威稜壯烈著於竹素且

實符罡風迅霆峻山鉅嶽鋼金确石之怪偉絕特於海
寓間以軼駢類滋生者上而

聖天子顯褒疊封祇修裡祀又

命州縣吏築祠而妥侑之以肇舉數千百禩之曠典且
以昭揭達術用俾選貢恒撓士胥有所悚慙而祇謁者
入而低徊其下抑且惄然思躍然起氣拂膺而颺發揚
皆振袂而莫之或越趨縮慄也夫紀盛美述先烈以宣
化斯民守令職也矧祀典肇開而茲邑又實表瀚東西

之望其繫於行省條教甚鉅爰敢推本風土闡揚風化
抑以示

聖政綱目具張宗伯司馬其著令有互相發明者而凡
屬臣僚暨六館三學之士七萃之旅窮巖荒谿之氓庶
胥繹誦盛典以彌自淬礪焉爾

臣某

恭記

陽曲白雲寺碑記

陽曲南十里紅土溝古有淨業菴繇溝中鑿磴道上建
殿三楹素釋迦思惟出山像三面胥闢陶穴以棲衆詳

邑先正王公明甫碑

國朝康熙癸卯主菴天澤闢東畔隙地建寺清涼明公
記邑虹巢傅先生書并鏡詩於碑丁卯西川古宿師募
曲沃中丞賈公暨諸檀施置藏典而都閭陸公建閣以
貯之南臺劉公復記其事丁亥廣陵平山禪師改建大
雄寶殿以楹計者五以棟計者九副殿楹如之大悲窟
以孔計者三十習靜窟以孔計者九復建香積厨暨齋
庫甫歲工而平公退棲於晉陽之龍山碑不克建壬辰

定陽不畏禪師承臨濟禹門密雲潯陀之傳嗣主法席
建大參堂雍正甲辰主院靜光師又增闢習靜窟迄歲
辛亥會城人士以轅陽了然禪師雅承不公付囑而四
分律鈔之復克精持也敦請入院頂禮維虔了公解通
法眼行著大孚太谷檀施白君綵曹君文輝高君林胥
伙佐之乃復修寶殿西副殿以楹計者五建彌勒殿東
副殿以楹計者三復建閣其上名毘盧崇閣藻麗金碧
晃輝又建茶寮一寺門外石梁一而鷺嶺鹿苑之規制

於是胥備矣昔禪學入震旦繇山谷黃梅以至曹溪頓
宗業以廣布唐大厯時獨孤至之檀一代文宗又上距
開元不遠而謨玉泉大通禪師碑猶曰能公之後無聞
焉不知南嶽青原密持祖鉢而江西之尋大振宗風也
迨臨濟開宗繇高峰斷崖中峰後至笑巖而緣寢孤嘗
謨清涼證道歌曰我師深隱無言辨萬疊錦峰雲夜卷
又偈曰五雲峰頂古文殊盡日無言獨笑予半點苦寒
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空有雙融雅得拈花微旨而

是時曹洞支裔暨為紫栢慙山學者猶力舐排之不知
禹門代興而天童天應雪嶠三老宏宣密諦權實照用
海湧濤翻匪賓主虛實離即暨淨土止觀諸宗要之所
克逮也雪嶠行最峻不授記別天應為予邑慶山宗其
徒多顯著天童仍嗣主予邑禹門禪院時往來浙東天
童山三峰萬殊諸法侶胥為海內尊宿而福嚴諦尤怙
慙後別號滹沱派西北為竺乾氏學者多宗之四傳至
了公又能勤修茲寺以彌昌臨濟禹門之學可謂頓宗

龍像矣昔禹門之闢於幻有禪師也地在山巔龍池下
曉輒翔震澤雲故予邑名八景曰龍池曉雲荆川唐公
交幻公最契經歲讀書寺中嘗贈詩曰龍見小身時出
井虎馴大士舊開菴而禹門以此聞天下緇素參學者
山溪舟至輒艤十里今白雲新寺地邇狄村古嘗有白
雲飛處碑蓋取狄梁公傳中語也丁亥平公締葺中丞
圖公乃易淨業名白雲寺耆宿歲加營築至了公而彌
更新之士子予客晉張子思孝介軍諮祭酒明君暨首

座某持修寺顛末眎予請記其事予爰書清涼證道歌
荆川唐公詩標滹沱宗傳所繇始又書梁公傳語以補
明甫王公虹巢傳先生之闕并追紀龍山平公修寺績
且以太行橫望隘之白雲錦峰夜卷之雲而彌有懷於
禹門曉雲也

漢許太尉墓碑記

王孚齋先生縣志曰漢許太尉馡墓在南門外周瀆今
兒童胥傳許墓墩蓋埽英烈廟後周墓云按後漢書陽

羨長樂少府許武舉孝廉欲成二弟晏普名自取膏腴
產比二弟獲舉而悉以予之此繫建武永平時也武孫
諫議大夫荆為郡功曹解兄子世報讐難讐曰許掾郡
中稱賢吾何敢犯後舉孝廉為桂陽太守號循吏此繫
永元時也而係之曰荆孫馘為太尉太尉後漢上相而
俗例稱許將軍云縣志又曰漢許太尉廟碑應劭譌許
司農夫人劉氏墓碑許劭譌註曰許馘嘗為司農洪隸
纂有劉夫人墓碑即其配也蓋宋鄱陽洪相古隸釋文

載漢時墓制甚詳而吉水周益公集亦書之益公固
久僑邑徧遊君陽善卷諸洞者也夫應仲遠集四卷又
傳風俗通當建安七子前獨為海內工文士寧附冀不
附充許子將號平輿淵二龍操月旦評推論公卿士庶
無少爽太尉能禮下之二賢又為碑其廟碑其墓然則
太尉固非潁川許氏三相伍而克附華容江夏之列者
也至六朝而世競傳陽羨鵝籠書生亦許氏登遺事劉
宋雍州叅軍許昭先以孝義著至唐武德初而許嗣宗

授鄉郡南興州太守許緒以佐命功封真定公至開元而緒曾孫景先為吏部侍郎清望尤著按新舊唐書景先舉進士中茂才異等後知制誥張燕公曰許舍人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又曰文如輕縑素練上擇朝臣泣民由吏部侍郎典號州上賦詩祖道而御史以上胥和之號為開元極盛事後復入吏部今遺集載全唐詩許景周亦舉進士載郡志時許肩宗號醫聖亦載唐書列傳嘗曰醫者意也傳為千古名言至元和時而許氏諸

孫重立太尉廟碑題曰談馬礪畢王田數七時人莫喻
至唐季天祐時而邑宰廣陵徐公延休始解為許碑重
立四字徐公二子鉉錯號南唐文學名臣而錯嘗記通
真觀北極閣偕韓熙載洞靈觀碑胥傳極筆者也至宋
宣和時而許希度舉知貢舉試以試策譏平章樞密黜
為嘉祐後創見事靖康二年希度子浩從北狩嘔血道
卒建炎四年浩弟浚從韓蘄王戰金山龍王廟黃天蕩
以多顯授左武大夫至元初至元十七年而浚六世孫

遲繇談邨徙白茫潭後至元二年重立太尉墓碑遲子
知山陰縣應祁工古文辭傳松軒集至明洪武時而應
祁子茂舉人才不赴銓至嘉靖時而邑宰黃嚴王公鈴
特建許世祥家約碑至神宗己卯而許有節中應天府
尹試式至庚寅而世祥子茂才許有穀偕孚齋先生纂
縣志今刊校正姓氏首又嘗譏忠貞合璧敘明惠帝時
事至癸卯而許際昌復中雋乙卯而許用卿雋應天第
二至天啟甲子而有穀孫許啟洪復雋莊烈時銓知欽

州後偕邑堵吳二學政吳先輩胥歿于粵而許德士嘗
叅邑盧宮師軍事譔鉅鹿遺事茂才許濟科嗜易纂韋
編三續此胥漢長樂少府暨孝廉晏普裔孫載諸史籍
暨郡邑諸志班班可考覈如右者也而太尉墓暨太尉
後許氏先墓遂永揭繇漢後千六百年有奇古蹟云太
尉墓至明季而垣諸園蓋吳越士大夫墓田丙舍多類
園而併以園舍鄰古墓為雅曠或曰日對此使人不樂
徐昌穀先生曰日對此乃使人不敢不樂今遊蘇滄浪

亭桃花塢者未嘗不拜唐子畏先生墳遊虞山吾谷楓
葉園者未嘗不揖孫叅政墓遊吳西山趙凡夫先生園
者未嘗不祇謁先生暨陸夫人墓而益斲封樹之何則
園可改墓不可移而誌銘出諸文章士則又傳之千萬
禩而必不可以漸滅者也吳興徐幼文承宣號初明四
才子嘗遊顯親寺聽秋軒又僑蜀山其賦許墓詩曰南
郭橋邊有廢墳路人傳是漢將軍此又選于明列朝詩
而載于邑沈少司空家之荆溪外紀者也或曰周益公

遊記泊周橋謁許墓何居曰周橋一名武安橋在南門外倉橋北蓋即周瀆之橋也或又曰許氏先墓在山亭鄉何也曰山亭鄉無潘墅許墓瀆許家瀆亦宋邑宰四明樓公閱後命名惟澗橋北潘墅許墓峙焉與正統危司訓山志碑甚高者合蓋鏡本山亭即山亭之謠筆而潘墅談邨墓則必不可以漸滅也夫江左人士獲載二十二史者陽羨許氏為首顧陸朱張次之義興周氏將氏國山陳氏又次之而大唐氏族志許氏望高陽蓋魏

平北將軍許允由杜陵徙高陽子孫尤盛後徙新城安
陸而望彌顯故歸震川先生書許氏先系特詳高陽近
世如宋海陵之幹才閩縣之峻科襄陵之偉節元河內
金華之理學平定之讜議明靈寶之一相二冢宰五尚
書寧陽歙縣之殿學固始如臯之忠節他如咸寧德清
同安江左如金陵雲間茂苑虞山蘭陵暨陽聞人輩起
然胥望高陽雖邑諸太嶽宗亦多書高陽許氏獨白茫
一支望漢陽美而繇白茫潭以遡談邨繇談邨以遡義

興之臨津由義興以遡陽羨凡少府孝廉諫議太尉參
軍南興真定吏部醫聖左武山陰文解之神道庸得不
歲時謹護而益封樹之其力蘄復墓者義也而推園側
古墓而歸之者亦義也蓋五十年前予嘗聞蘭陵楊侍
講賦許墓詩曰千雲蔽日千章木三十年前予九日登
許墓猶肅坐樹陰中移時不能去而今且寢盡矣然則
益植嘉木如周孝侯塋兆記所謂樹之松杉合萬一千
有奇者俾與大滌句曲山圖許侍中九疑僊蹟荊州旌

陽令西山蹟白兆山李謫僊遺蹟許道寧擘管畫暨漢
許靖晉許詢集胥二卷隋許善心集唐許彥伯許子儒
文許經邦詩集胥十卷許棠詩一卷安陸許渾丁卯集
二卷宋許洞玉鈴元許文正許白雲先生集明松岳景
樊氏集許淩之六代詩鈔四卷英選十一卷許淹之文
選音十卷胥為太嶽宗掌故以上符唐許碑重立之祥
而無俾邑漢時古蹟遂至漸滅此則許氏子孫之職志
也今書宗正宗者宗幹名于左俾後有考乾隆五年歲

次庚申夏四月一日邑人豐義儲某書

唐詩人豐溪漁叟呂公祠碑記

唐詩人以處士傳者如襄陽孟浩然洛盧仝閩秦系周
賀澍方干西江陳陶名尤焯著而宣州世膺呂公日坐
豐溪石賦詩公嘗自署其墓曰唐詩人豐溪漁叟之墓
故祠特揭署字焉蓋公詩在晚唐實克埒於賀陶者也
予考唐季戰爭率憑輿嶇如禁谷龍尾坡嵯峨山摩雲
山嶺山口三泉平水鎮之屬胥書於史而古所謂商山

谷口嚴陵瀨栗里白牛溪鹿門山者亦必宜勤卜以稱
幽人貞士所棲止之地於唐季金戈鐵馬中尤甚如西
山九華抱樸事胥焯著此世膺公豐溪之下所以彌克
肆其力於詩也蓋晚唐一代之詩胥宗閬仙賈氏閬仙
實宜附處士唐人賦曰年年誰不登高第未許騎驢入
畫屏然則閬仙之騎驢入畫屏偕世膺公之日坐豐溪
一片石胥可入圖畫此即唐東西都成都陽翟道子吳
氏飛揚秀發之擅場神蹟也公裔最繁尤盛於廟首宗

耆族望復建墓碑饒唐詩人豐溪漁叟而公裔孫積初特饒公詩集度於祠以藏公唐詩人之雅志焉

復表功祠記

代

登州表功祠祀明戚武毅公也公奮跡武科襲世官南平海寇北鎮薊勲至左柱國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為明中葉名將及其沒也久而建祠於里第有司春秋肅祀載在令甲而裔孫貧弱不能守第轉售人祠亦寢滅公之神無所棲止者且四十年康熙丁亥冬十月予蒞

試登公曾孫可先以復公祠告予憫其窮括俸銀得二十四銖者凡十知蓬萊縣劉君暨諸生伙助之於是祠復歸戚氏知登州府王君實任丹堊之役功適有成而予為記其時月且系之以論曰公之於浙於閩於粵也炳炳烺烺功書史策獨總理薊鎮邊陲息警練兵繕墻以不見匹馬為功當時部臣司議無所課功厥功上上當矣而旨未暢也昔世宗中年主察相欺政事滋亂南北之兵交於兩畿都城數被圍其不為己己之續者幸

也及穆宗嗣位德無以加於其先而疎暗倍之乃自關
以北銷鋒灌燧以迄神宗享國日久而犬牙薊門城堡
至五十年無斥候之警近日論世者恒以始議封冊首
庸蒲坂嘉魚兩司馬且謂宣大諸制府羈縻忠順之功
豈知薊遼二鎮授任得人而公屹立巖疆腹背京輦實
有以攝其氣而弭服之邪語曰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管
子曰任賢而使不肖叅之此最害霸當公之繕薊邊牆
也朝臣多持異議張文忠公力斷於內乃克就功為數

世利公亦用此受上賞故文忠翊贊功度越有明諸相而其牢籠二鎮也尤得任將之道自文忠沒公亦以人言移鎮枋國者多妮妮無他遠畧軍備日弛及神宗季年搶攘倥偬議者復思公功乃錫今謚文忠亦旋易名將以風厲勞臣愧世之挾持浮說而非其實者而國事不可為矣嗚呼江陵獄竟而吳縣四明之黨興南粵謝事而李氏朝鮮之難作予反覆公傳旁稽明史不以提戈斬級多公獨於威九邊而利再世者三致意焉竊嘆

公功尤高而祠而表之者之宜拳拳也戚氏子孫尚知謹守哉若後之吏茲土者胥克無忘予尤有竢

西塞山記

圖經曰西塞山在大冶縣東九十里高百六十尺周三十七里分於武昌縣為關曰西塞又曰章山在大冶縣繇鍾山延至道士洑磯皆此山又曰回山唐元結讀書處琦玕洞在西塞側元結避亂逃入洞曰琦玕子人稱漫叟而紀其里則胥大冶縣東九十里也康熙癸未予

適衡州舟經西塞山前乙酉歸復經之而卒卒未獲紀
其勝今展族祖天王府君道士泐截句曰峽急懸江瀑
雲深護籜冠片帆飛不住留作畫圖看復展舍弟汜雲
長歌曰一峰壁立當七磯險絕爭傳道士泐又曰別無
汜港堪繫纜下碇中流成信宿此殆摹琦玕洞窪樽石
之思筆匪直鷺飛魚肥裁工麗句也廼追紀之抑圖經
又曰散花洲在西塞山下周瑜嘗散花以犒士沈攸之
攻郢州齊高帝亦命世子堅扼西塞唐符載土泐鎮保

寧記曰夏口至東南四百里其山曰西塞其鎮曰土汭
相距可百許丈崖岸中斷呀然摩霄大江浩浩橫注其
下其餘控荆衡走揚越氣雄勢傑岡連水匯者蓋數千
里此天用設險於吳楚也苟邊將不虎化為豺狼以一
鼓之鐵一邱之木撐闕鍵鑠絕流束隘則江介之勝吞
八九於鎮中矣又曰在昔僭吳偏宋或攻或守年代紛
綸莫可悉數永泰中董秦為淮西節度使是鎮隸焉辛
咽喉之固高其門閤厲其威容無何李希烈自裨將驅

除董秦奪其兵柄土沃之民督索軍食百倍前政甲子
歲希烈大逆不道宗臣曹王臯肅將天威節制江西事
春二月王一戰而克故是鎮復歸於我此山名西塞之
要樞爰書諸記後賊柵蔡山不可攻曹王臯聲言西取
蘄遣走士悉登舟順流下攻蔡山拔
之間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之乃取蘄州
降其將李良復平黃州當繇西塞道

焦山北角觥石記

焦山北麓巨石二半立江中以其形之有似角觥也曰
角觥石石西面者上銳出而下却盤石承之中分環合

為一上可坐二十人有坎焉水春秋不涸其下江波盪
齧聲鏗而遠旁皆亂石雜列或點江中如鳬棲如鼃鼃
闖首焉坐盤石而望自霹靂石始若京峴若北固若銀
山金山遠近拱侍而潤州南金陵諸峰參差綴之江湧
巒停走練疊黛蓋予二月七日再入山以茲石全得江
山之勝雅以此為甲而怪遊者多不至又磨崖諸刻雖
多蝕泐然率在山西南石壁下策屨稠濁之地而插江
削石自瘞鶴銘外少題勒者然則世之嗜奇而極其所

至者蓋鮮哉蘇文忠曰西湖山水絕處往往得坡題字予竊三復其語而深悲之自角觝石東候潮落行亂石間得平壁可書大字又得巨石如門對峙與霹靂角觝相望然以道少遠且潮汐之多梗也故遊者尤罕至予并書之以附記角觝石之後

遊梓潼墩記

梓潼墩志書拂雲亭故址歐陽文忠公東園記所謂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者也丙申九月九日子

偕二三子遊焉墩高三丈許旁多雜樹上廟祀梓潼神
升墀雷南望財見山不及見江考宋時真州江口洲未
遮列疑可遠近望然記謂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今
墩址胥蔬圃畧無水泉暨窪凹之迹何也或曰宋乾道
六年距皇祐財百有餘歲陸務觀訪東園流水半湮亭
閣亦粗營立時蓋去辛巳變未遠也而况宋末珠金沙
之戰元明白駒龍潭之師興平靖南之爭陵徙谷遷可
驚可愕園之址迄今而不復為荊棘墟塹則已幸矣水

暨池胥湮又奚足怪然務觀謂出東門外里餘得東園
今墩在東門內迤北又未知宋明翼城築城廣輪差類
真州故城否或曰東門內迤南池袤半里餘荷極茂號
東城圖畫此即宋東園也或曰非也噫文忠公昔成茲
記雅自珍惜不減豐樂醉翁楊誠齋與務觀同時記北
山澄瀾亭首列東園則南宋不為頽廢也今欲考其故
址已不可得而況人事之聚散顯晦且有百倍茲園而
無紀極者邪惟道德文章可以不朽今試誦文忠公之

記則東園自在真而謂登茲墩已盡拂雲大概又謂墩旁決不類園者惑滋甚時偕遊為吳子霖蒼講業臧明任佑堂徐銑洪肇楸肇模肇柱吳華孫兒瞻洛誦渠書以遺明肇楸肇模華孫俾後有考

南嶽市記遊

秋八月五日舟發衡陽七日抵嶽市嶽市者南嶽廟市也四山環合西少夷而東南特敞朗可容十萬人平岡可馳澗可涉高山可控險而間道可出奇設伏此古戰

場而吾郡宋兵部侍郎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向公士
壁嘗遣將扼之以敗兀良哈解者也昔者韓信木罌渡
河而魏亡鄧艾絕陰平而蜀亡元太祖之將終也告其
臣以金人百戰異時若假道於宋出武休越漢江乃可
攻金之背而金卒用是以敗於三峰而汴蔡訖亡何則
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不守而乘駭亂而擊之
其決勝亡疑也兀良哈解以百戰宿將下大理入交趾
然後蹂躪邕桂而順湘流以趨潭其勢如風雨之驟至

此武休之故智也鄂黃宿重兵與北師血戰者數十年而潭素不設備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則袁吉饒池且繼臨江而下饒池下其去獨松餘杭無幾耳然則熊湘之禍豈俟德祐二年正月朔而宋之亡豈在景定咸淳後哉公既解潭之圍功名顯著而權奸似道深忌之卒以守城時所用金穀傳致公死跡是激劉整之叛以訖於吳文煥程鵬飛陳奔諸將相繼降元而宋亡矣然則宋之所以延十八年之祚及公以功死而宋事訖不可為

者皆在獄市一戰而衡志不詳獄志不及予獨行黃庭
集賢之間感咽者久之乃以十四日反衡陽當公遣戰
時將為王輔佑監軍為易正大嘗率五百人以往會兵
者為劉雄飛而附似道陷公死者幕屬方元善也

船石

儲子登衡獄訖而無言客曰近世詩古文辭滋繁矣獄
行尤亟子奚獨無言儲子曰夫物之運也最上飛次走
若尻據地以前斯為下矣何則動機渺也近世詩古文

辭無乃胥不克走而尻據地以前乎僕訖嶽遊無言言
不啻畢矣夫不克飛而克無據地也上封寺僧訖曰嶽
絕虎夜漏上率麓行客曰師不誦嶽志乎懶瓚斃於虎
儲子曰懶瓚前知李泌十年相而虎奚繇斃之夫逸而
托諸虎是虎且傳之翼也然則夜大雷雨其船石之虎
乎夫且不傳翼而飛雖神假之翼而轉不克若此其神
也此之謂含光彭禹峰先生記船石曰船有時飛去亡
何果飛去客曰此識也儲子曰噫嘻非識也夫登嶽如

先生乃可有言矣僕知今而後恒嶽之靈雅不歆於曲陽之片石而東武東冶鹽官博羅諸山且不啻驅而鞭之纍纍然相隨屬以前矣噫嘻夫登嶽如先生乃可有言矣中宿峽寺者神運舒延祚而寺者之所夜運也僧真俊詰此殿飛來何回去客曰夫神適假之翼也然而若有聞曰動不如靜儲子曰是既能言矣噫嘻夫孰知窮巖悶壑之非靜而飛來而旋去者之適為靜乎靜而運之以機輪小者為詩古文辭大乃通於天地之行

元會之變而如環無端而莫可紀極然則船石之復有時飛來未可知也此之謂蓄神奮光之道

遊石柱山記

戊申三月朔予至旌川之廟首鎮十日呂氏耆俊肅予暨兒誦渠於石柱山已徑前坦望梁程忠壯公誓衆臺迺陟山少憩精藍酌泉陟山巔觀雙石柱復陟豹子尖雅塵清尊據石環坐訖酉晷既而歸按圖經宣州旌德寧國涇胥有石柱山而陵陽之天柱石唐李供奉嘗登

望黃山賦詩曰黃山過石柱巘崿上攢叢繇是陵陽名
獨著供奉陟黃山以俯天目又嘗賦曰丹崖夾石柱菡
萏玉芙蓉今黃山第二十六峰為石柱峰高七百九十
仞削成類柱下有石壁源明沈修撰少典詩曰夫開石
柱三千仞此又緣供奉詩而名峰也昔晉羊太傅嘗遊
峴山顧從事鄒湛輩謂自有宇宙便有茲山而重慨於
前賢之滋以湮沒王右軍蘭亭修禊則序羣賢畢至少
長咸集為一時觴詠之盛而蘄後之覽者興感於斯文

今旌川石柱介於九峰席帽天井練岷之中紅溪左繞
豐王二水襟帶之西望黃山巘嶸可辨而宗工鉅儒流
播文賦曾不獲埒陵陽一片石以俾千百襁垂纓握槩
之徒噲諷罔數此正羊太傅之所渺然而遐思而鄒湛
輩之所慨然而胥歎也然陵陽三峰當唐至德以前猶
偕藍山石壁暨桃潭漆渡諸勝胥隸涇川而汪倫萬巨
當時州邑雋賞曾不聞偕登天柱石今呂氏宿彥英游
祇揖峻巒從容觚竚雅類右軍之所謂畢至而咸集者

則紅溪九曲之間其為瓊樹清光也多矣而王喬參翔
青童徙倚抑奚竢陟三十六峰而後髣髴內景殊響哉
予謂是遊也於地為天柱於時為蘭亭而風日清美尤
不減峴山襟尚爰記月日以附涇川掌故焉

後遊石柱山記

杜子美詩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草後遊石柱
山記

己酉三月六日祖望呂子期子暨鳴周葉子瞿甥時夏

兒履涵偕陟石柱山復期俊友明曜靜文玉賦元起旭
臨予語靜文印侯齋近盍期印侯祖望復期孟廣辰飯
英萃堂予乘筍輿循玉溪東越小山諸子繇別道來會
偕陟山摩雙石柱覈程忠壯公射的僮鳴鼓復鳴鉦二
陟豹子尖西望黟山蓋遠越百里而諸山羅列似兒孫
之勢業具發爆竹百柱雙鳴玉溪紅溪涌大小金鰲席
帽洋白龍母尖山胥響應下飲於長岡設俎鷹膾瞰而
疾下擊者三僮驚之撇撇盤空不輟蝶胥集衫袂酒半

予語祖望孟廣豹子尖石質胥白大類蘇馬鞍山東石
馬鞍一名崑山明弘治時朱恭靖毛文簡顧文康相繼
狀元及第暨近日東海氏昆季三上甲人胥詫崑王之
秀是山排瑤削玉峻嶒鬱積億千載行且勃發其在君
輩乎予請勒石作石劵鳴周時夏胥曰敬聞命爰書之
并遺舜予中孚正也元次諸子

浴硃砂泉記

雍正己酉秋九月予偕呂君恕興肄業程子紹伊呂子

積初遊黃山浴硃砂泉北歸而再浴焉王褒湯泉銘曰
白礬上徹丹砂下沈而茲泉底胥丹砂其品列滇安寧
碧玉之上是湯泉第一也湯泉最著者驪山泉底礬石
所謂白礬上徹也曰密雲以邇京輦曰遵化以炎漂其
次曰鄧州曰分寧曰臨川曰崇仁曰寧州曰廬陵曰京
山曰新田曰浪穹曰宜良曰白崖曰德勝關曰獨石而
香溪以香安寧以碧玉黃山以硃砂尤焯著距泉不數
武有寒泉泉前橫巨澗數十丈石子累累不數百武下

奔匯白龍潭空綠水且翻千百尺也宣城湯祭酒賓尹
嘗推黃山諸水之勝曰白龍潭第一

遊崇善寺記

陽曲城東南崇善寺古白馬寺也相傳弄吳道子畫二
軸庚戌十月九日予往觀胥生絹本紙畫壽千年絹畫
壽八百年不具論按唐太常少卿段成式柯古嘗著兩
京雜記遊日記別錄曰常樂坊趙景公寺南中三門東
壁道玄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覩之不覺毛

戴柯古曰吳畫中得意處也西中三門南畫龍及刷天
王鬚筆蹟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平康坊菩薩寺
食堂前東壁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筆蹟遒勁如磔鬼
神毛髮而偈吳自題也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
壁風動佛殿內後壁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崇仁坊資
聖寺淨土院中門一窻間道玄畫高僧韋述贊李嚴書
其院門外道玄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昔
杜子美賦昭陵詩曰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而實之

以冕旒秀發旌旆飛揚蘇子瞻詩評道玄畫道子實雄
放浩如海波翻又曰縱橫固已茂孫鄧又謂畫至吳道
子而偕顏魯公書韓退之文杜子美詩胥集古今之大
成故米景元畫斷以道玄為神品上上僧祖可名畫記
亦曰下筆有神此詎易髣髴而世以其工畫名之尤焯
著也而輒託之以自附於朱繇吳小仙暨水陸圖范瓊
石恪勾龍爽趙公祐李公麟之後如平陽水陸社百二
十軸者比比也別錄又謂菩薩後壁元和中上欲令移

之慮其摧壞乃下詔擇畫手寫進蓋唐宗之嗜古而愛
惜寶護也若此又謂佛殿內槽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而
轉睽元和末俗講僧文淑裝之筆蹟盡矣故興元鄭公
尚書題槽壁僧院詩曰但慮彩色汙無虞臂胛肥蓋不
嗜古則嗜新嗜新則不靳嗜肥而匪肥輒若無以為新
於是盡失秀發飛揚之機韻率至腐爛漸滅而後止痛
哉乎其言之也按道玄本名道子唐陽翟人少學書於
張旭賀知章不成乃學畫獨解張僧繇畫訣玄宗召入

供奉賜名道玄授兗州瑕丘尉銜加寧王友胥為內教
博士非有詔不得畫故道玄畫蹟惟西京佛寺為多而
家貧雅嗜酒初菩薩寺浮圖會覺以利施起宅十餘畝
工畢釀酒百石列餅甕於兩廊下引道玄徐觀因謂曰
檀越為我畫以是賞之道玄欣然而許乃成色偈變禮
骨仙人諸蹟而柯古猶曰予以蹤跡似不及景公寺畫
永安坊永壽寺三門東柯古又曰道玄畫似不得意然
則墻堵絹紙幸而獲道玄畫道玄畫又幸而獲得意如

景公寺門東壁地獄變西三門張甲龍刷天王鬚天女
眸暨淨土院門外戟手勢雖道玄且不可再得而矧於
它工工畫且不可再得而矧詩古文詞之筆力尤雄以
變者其奚忍不愛惜而寶護之也別錄又曰菩薩寺中
三門內東門神秘書郎張希復善繼云是吳生弟子王
耐兒之手也長樂坊安國寺東禪院門西北廊五壁道
玄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資聖
淨土院門內盧稜伽常學道玄勢道玄亦授以手訣乃

畫總持三門寺方半道玄大賞之謂人曰稜迦不得心
訣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畫畢而卒按明皇雜錄曰吳道
玄下筆神速勢若飛動名畫斷曰凡佛之圓光尺寸先
定然後規圓而成惟吳生終一筆又曰畫成後方畫圓
光風落電轉規成月圓故蘇子瞻詩曰夢中化作飛空
仙覺來落筆不經意又曰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
氣已吞而暴雨詩亦曰應似畫師吳道子高堂巨壁寫
降魔蓋賦筆神也夫詩古文詞暨書畫胥貴神解神克

解則光彩內耀體格不斷新而自新其克新者抑不敢
過斲筆力之雄以變而自克雄以變峻山鉅澤鴻氣窈
界且將無所之而不可是故道玄之筆常境而秀發飛
揚筆變境而勁怒隱怪其筆前之勢一也稜迦不純乎
道玄弟子不得心訣而財得手訣疲精殫慮於向背工
拙之間極其技之所至不越於羅漢十六衣紋雅似鐵
線者謂業克展其手圓其筆而圓光一筆風落電轉以
至筆所未到氣已吞之妙奚以幾之故柯古善繼與校

書郎鄭符夢復嘗聯賦諸畫曰吳生畫勇矛戟攢出變
奇勢千萬端蒼蒼鬼怪層壁寬而柯古復續曰覩之忽
忽毛髮寒稜迦之力所殄瘵善繼又申曰後人新畫何
汗漫有以哉有以哉然別錄又曰宣陽坊靜域寺西廊
萬菩薩院門內南壁皇甫軫畫鬼神及鵬形勢若脫軫
與道玄同時道玄以其藝逼已募人殺之按三子景公
寺吳畫聯句曰慘澹十堵內吳生縱狂跡風雲將逼人
神鬼如脫壁其中龍最怪張甲方汗栗黑夜窻窳時焉

知不霹靂又曰此際忽仙子獵獵衣鳥弈妙瞬乍疑生
參差奪人魄往往乘猛虎衝梁聳奇石蒼峭束高泉角
睐驚欹側而昇上人又續申之曰冥獄不可視毛戴腋
流液苟能水成河刹那沉火宅夫道玄地獄變觀之不
覺毛戴而浮圖昇又謂毛戴而腋且流液以漸釋火宅
之患皇甫軫畫縱形勢如脫詎克髣髴道玄之風雲逼
人神鬼脫壁子瞻賦開元寺雙林像至謂悟者悲涕迷
者手自捫道玄又嘗自題偈迺以其毛戴腋流液而水

且不翅成河者反自置於火宅間乎此不惟學道君子
有不忍言而抑亦藝之尤神者雅不克並域而參解也
其辭蓋出於靜域僧孔雀屏雍邨諸說之誇詡而柯古
復以雜俎瑣誕體輒書於錄殆不可盡信予爰記崇善
畫暨平陽水陸社畫而復以藝不違道者而終論之昔
楊惠之與道玄同師張僧繇筆蹟號畫友而道玄獨顯
遂焚筆研發憤肆力於塑作其神解而克得意者蓋與
道玄畫埒故時人語曰道子畫惠之塑奪得僧繇神筆

路又長樂坊安國寺李岫塑光明寺中鬼子母暨文惠
太子像舉止度態如生行香院曼殊堂工塑極精妙崇
善寺羅漢堂塑十六羅漢小沙彌八鉅細坐侍偃仰搔
擊胥有生態差別於工嗜肥以諧僧衆者亦可喜時偕
遊為曲沃賈子河津張子而陽曲張子思孝導

眎嶽樓記

伯安萬子書讀書之樓曰眎嶽以眎南嶽山名也南嶽
附君山麓雅號奇秀距樓不六里當吳孫皓時嘗封離

墨為國山麓具吳志暨吳封禪碑後君山揚嶺下山亦
緣襲名嶽今碑世傳蘇建書其碑辭特閎鉅而世不傳
誤述人名氏碑又立疊巒荒榛之間世尠誦肄亦不克
審視吳季韋薛諸公奚似也萬子少而工文尤長於韻
語儷語壯歲遊京輦譽藉甚晚而歸其先大宗伯文恭
公之里禾茂木蔚迺指畫宅左隙地前藝竹架木香雜
蒔花藥後鑿池如環如圭邱廝其旁如珩如瑀中藝荷
築小邱植桐又環植梅李海棠諸嘉木而中構樓以居

陽窈陰敞祛寒滌暑又闢其右偏為廡而彌右轉以達
於軒書曰一吟軒之陽為禰祠萬子晨肅衣冠揖主訖
率坐樓下襲甲煎展圖籍暇輒躡樓級望山劃然朗嘯
嘗得儷句曰平收南嶽雲霞氣遙寫西清風月詩蓋興
寄殊不凡而其中之所感慨者固以遠矣予歲癸甲間
嘗客湖湘陟南嶽衡山輒語偕行客泉石大似吾鄉南
嶽但體局恢壯耳今忽忽二十有餘年日驅埃壒中漸
復造其境而不可得而比且倦遊歸矣卧疾廛舍強起

清暑昕夕登樓平眺篁木上嶽頂大似祝融峯下曾仙
橋往來閃忽諸雲氣比日風橫危坐肅聽又幸似朱陵
洞口激雷瀉雪五六里瀑聲也用此彌作結廬巖壑想
而至阿閣之惠風內署之華月如萬子所抽思而遙賦
者詰嗣星鍾比寓京邸且當緘東往問之甲辰立秋日
書

畫山樓記

予家世撒珠巷東宅有級樓二而四級樓尤負先曾祖

太學公才思穎逸多蓄古琴削墨法書名畫又蓄女樂
二部雅類唐李學士翰文思少涸輒奏鼓吹以助之時
華亭董文敏公無錫高忠憲公歲至予邑輒登樓徘徊
四眺訖廼出郭宿予家大礪園歎為山水奇絕處先曾
祖嗜吟工儷語嘗賦樓聯句曰溪頭雲影催詩雨屋角
晴巒補畫山蓋樓據邑最高界盡得左右溪山之勝而
稜角折旋胥有生態文敏公謂能摹難言之景引筆作
行草書自喜與書茂苑池上篇埒一時騷雅士多傳錄

之後大礪園先廢宅亦售宅主文敏書遂以放失而四級樓亦旋毀樓旁額曰倚雲曰挹靄亦移署旁小宅先曾祖亟閱艱匱而不少芥蒂歲九十陳檢討其年先生誤啟曰姬人入道半已黃絕鄰叟談禪相逢白首錢塘徐清獻公序曰寵辱不驚盛德若愚一時胥以為實錄康熙丁酉予繇廟巷之東徙南門街堂後有小樓西闢咫牖望南山粗得陰晴概畧婿萬子星鍾輒書先曾祖聯句於壁而兒誦渠漫名樓畫山越數載海內胥知有

畫山樓又以予雅無號時時強號隸予而宣州高士沈君至寫之圖畫三湖詩人張君又刊諸文石以贈爰記樓緣起使知上古有字無號前後宋人誕習殊不足法而予當劬悴鰲耗之餘尤大懼無以昭宣祖德也已酉十二月十有七日書

望山樓記

文之工雖不名一家然其尤正也要必耳祛目除神屏魂息倚絕壁之孤削攬空濤之疊飛以凝釋於境之奇

偉秀絕者而後其氣以清以極風雨烟雲悲咽激宕之勝而無至汨沒於浮昏者之諛而反何則此非山水之意之所似也予嘗謂震川之文似震澤荆川之文似荆溪蓋震川少讀書萬峰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而荆川亦時往來予邑溪山間是以二公之文如其清而秀偉也丙子夏予居室左之望山樓樓故明永陵時邑之豪為分宜工侍而建者也聞始營築時以工侍將寓游邑內而望邑外之山也樓成遂名望山距今百四五十

年矣其時秘玩之陳音伎之蓄既已無可記憶即姓名
且不忍復道而曉夕望之則山之攫拏蹲踞綰綺錯翠
與夫遠岫之出沒平崖之逶迤者曾未之有改也噫嘻
予知之矣此非司馬子長之所以探禹穴窺九疑而震
川荆川之所以模楷百代者乎夫秦輕民力延袤築亭
障萬餘里而後世利之隋開平江至今為兩浙漕輓道
就令喜作議論豈復能開口指瑕索瘢哉子長傳管仲
曰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夫文亦然然則工侍之

名茲樓雖謂與子長見畧同可也樓之側下為雪洞頗
宜避暑洞後古松一予三伏時卧白版扉上聽江濤澎湃
之聲因嘆文之甚清而勝之極於風雨烟雲悲咽激
宕也當不異此意并記建樓之始與其所以仍是名而
不革者以發明樓之宣靈導滯不假洗削而尤惜青詞
占對之工無能與此也哉

雪洞記

洞用竹為之上穹旁庫加堊焉前平櫺後規門以激飈

喁籟而六月之所宜息也外植松桂一松桂外墻加峻
焉儲子記望山樓既并記之蓋齊嘗有雪宮云音孟子
者曰雪音與白雪之雪異不然義不屬離宮矣儲子曰
固哉世儒之為音也夫齊離宮別館所在多有豈獨無
佳名號別之如章華華陽比耶雪之潔而不滓此又豈
非騷人逸士之所甚惜而稷下諸生之所嗜以雕龍炎
轂者耶蓋自雪宮後名尤著者莫如梁之雪苑夫孝王
要不廢授簡而苑之跨絕睢宋也豈真假白雪附西京

故事哉然而馬卿雅薄武騎枚乘罷守弘農則雖唐景
遺歌聲希響寂而其為郢人也多矣又豈必五六百年
之後詞人賦物寄屬淫衍之餘以代匱補亡也耶今茲
洞也其去齊之宮梁之苑誠不可數計然而二三君子
之來息於是者苟不惟稷下之集梁園之遊而已而稱
名取類於雪將有得焉吾知乘濤不侈於國邸凌雲不
奏於承明而墨嶺畫溪風烟遐澹之際無亦有歌聲隱
隱繼天問懷沙而起者乎記成時六月二十四日其營

築之始與坐卧之有似於聽雪濤也畧具前記

雪洞記對

或曰子之記雪洞也而舉典不及雪堂何也對曰思不屬也且予奚典之舉哉夫雪洞無他掌故又義不在雪而梁苑之假謝賦以名也此皆無與於雪者也文忠雪堂以大雪中成之故名此與於雪者也然則與於雪而名與無與於雪而名等名也而異同辨矣且茲洞之畧宜避暑也而曾是與雪也哉雖當日之名之與今之婦

人豎子耳熟而口誦之者曾不得謂暑之有與於雪而避暑之無似於雪也言易者曰象像也有人而有像有易而有象此似而真之說也夫當日之名之與今之耳熟口誦之者亦得其似焉而已矣而余曾是舉典之沾沾哉文忠論畫曰得其精神意思所在夫子之言亦得其意思而已矣雖無與雪焉可也雖無辨雪之有無名之同異焉可也而要令觀予言者有意於稱名取類之旨則雖余之思所不屬予之言如不及如雪樓雪菴等

比而皆謂囊括於茲記之中將可乎哉其必不可乎哉
雖以予之固陋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得而不自知其
不可也

辨雪洞記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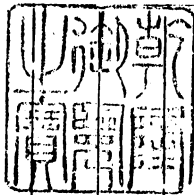
或曰子之言信美矣然其篇終也乃有似於一有無絕
同異而忘所為析義秋毫者無乃前後異趣而牽率莊
氏之旨乎且有無異同定名也無虛位也虛定名之位
而使名失其名取類固如是乎對曰信如子言名定名

也而起而培擊之謂未始有夫有無異同也者此莊氏之所以為舛也夫未始有夫有無也者有而未嘗不無也未始有夫異同也者異而未嘗不同也雖無與同亦然如莊氏之指必且謂未始有夫無有無也者未始有夫無異同也者此不尤以舛哉邈而上之其說彌玄其名彌積雖使天下之工於算敏於書者心不廢乘除手不停草隸豈足以窮無有之名之所極哉夫予之徵雪而析有與無與也此毫芒之辨非堅白同異之說也

予所知也及其終篇而欲無辨雪之有無名之同異也此則無而有同而異之說也而要一言以蔽之曰未始無有而已無有則無定名也無虛位也奚其辨未始無有則虛位亦定名也無辨亦辨也然而無能釋虛定名之位者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蓋晉人有之旁近邑者右行則直馳道然百里而至左行五十里至然緣坡陀行道差險夫以此之坡陀當彼之馳道以此之五十里當彼之百里均未之有得失也然而左之右之

萬萬不類焉定名譬之右行也虛位譬之左行也虛定名之位而無辨有無同異之異此道險而徑之說也且吾所謂無辨者非特無辨而已也虞卿曰臣所謂勿賂者非特勿賂而已也以六城賂齊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夫有所償有所失則猶百里五十里之說也且吾不嘗云爾乎稱名取類於雪將有得焉以勵行也非譎譎較名位虛實得且失也就令較之則辨有無者智之屬也然取道回遠無辨有無者顧力行何如耳又加徑焉

此亦直馳道也彼亦直馳道也而五十里之徑則功倍之未有功至而名不至者也然則予所標未始無有之名不較然得乎夫以一言之間得失參錯如此而況其他乎庸詎知夫未始有有者之不極天下之有也耶庸詎知夫未始有異者之不極天下之異也耶子休矣又庸詎知夫虛定名之位者之不定虛位之位與名而虛虛位之名也耶然則子之所援於莊氏者其亦非吾言之訾已乎



存研樓文集卷十二